



可是父亲还是放不下心，他说：“克拉丽丝，你去看看吧！最好还是你去把事情弄个清楚，你亲眼去看看。”

母亲站起来去找她两个女儿。我也端详了一下那个人。他又老又脏，满脸皱纹，眼光始终不离开他手里的活儿。

母亲回来了。我看出她在哆嗦。她很快地说：“我想就是他。去跟船长打听一下吧。可要多加小心，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吃咱们！”

父亲赶紧走去。我这次可跟着他走了，心里异常紧张。父亲客客气气和船长搭上话，一面恭维，一面打听有关他职业上的事情，例如哲尔赛是否重要，有何出产，人口多少，风俗习惯怎样，土地性质怎样，等等。后来谈到我们搭乘的这只“特快号”，随即谈到全船的船员。最后我父亲终于说：“您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，那个人倒很有趣。您知道这个家伙的底细吗？”

船长本已不耐烦我父亲那番谈话，就冷冷地回答说：“他是个法国老流氓，去年我在美洲碰到他，就把他带回祖国。据说他在勒阿弗尔还有亲属，不过他不愿回到他们身边，因为他欠了他们的钱。他叫于勒……姓达尔芒司，——也不知还是达尔汪司，总之是跟这差不多的那么一个姓。听说他在那边阔绰^①过一个时期，可是您看他今天已经落到什么田地！”

我父亲脸色早已煞白，两眼呆直，哑着嗓子说：“啊！啊！原来如此……如此……我早就看出来了！……谢谢您，船长。”

他回到我母亲身旁，是那么神色张皇。母亲赶紧对他说：“你先坐下吧！别叫他们看出来。”

他坐在长凳上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是他，真是他！”然后他就问：“咱们怎么办呢？”母亲马上回答道：“应该把孩子们领开。若瑟夫既然已经知道，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。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。”

父亲神色很狼狈，低声嘟囔^②着：“出大乱子了！”

母亲突然暴怒起来，说：“我就知道这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，早晚会回来重新拖累我们的。现在把钱交给若瑟夫，叫他去把牡蛎钱付清。已经够倒霉的了，要是被那个讨饭的认出来，这船上可就热闹了。咱们到那头去，注意别叫那人挨近我们！”她说完就站起来，给了我一个五法郎的银币，就走开了。

我问那个卖牡蛎的人：“应该付您多少钱，先生？”

他回答道：“两法郎五十生丁。”

①〔阔绰(chuò)〕排场大，生活奢侈。

②〔嘟囔(dūnang)〕不断地、含混地自言自语。